群書考索卷二十二　前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illegible]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illegible]

H. H. MU CHINESE LIBRARY

群書考索卷二十二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曆門

曆

歷代曆

古曆有六黃帝顓帝夏殷周魯是也秦用顓帝曆漢初因之或云用殷曆故通鑑編年朔日兩存之也自武帝更造太初曆（前曆與天不合）迄東漢之末曆凡四改成帝三統曆平帝四分曆（因太初三統疎闊）靈帝乾象曆（晉書志言四分計分太過而改作此曆此乃劉洪蔡邕共為之八代多仍此法）自魏至隋曆凡十三改魏文帝有黃初曆（韓翊以乾象減斗分太過而更造此較讖未定而帝崩）明帝有景初曆（楊偉造）晉武帝有正曆（劉智造即景初舊法也以五星躔間故元帝渡江更以乾象法推五星）穆帝有通曆（王朔之造元是後秦姚興時羗岌亦從三統曆）秦姚興時當晉武帝太元九年羗岌造三紀甲子元曆（專援劉歆三統）宋元

嘉中何承天造甲子元曆迄宋末祖仍用梁武帝改行宋祖冲之甲子元曆其子
祖暅奏請行之以何承天曆絕差謬也陳氏因之北齊文宣用宋景業天寶曆業引元命包言齊受曆之期董
峻鄭元偉非之乃上甲寅元曆鄭元偉董峻又上甲寅元曆時又有劉孝孫張孟賓同知曆事孟賓受業於張子
信與宋景業爭論未定屬國亡西魏入關行李興業正光曆于時宇文周明帝使庾秀彥等造周曆宇文
周武帝時甄鸞造天和曆以甲寅為元周天象初馬士顯又上丙寅元曆迄于
隋開皇四年始更用張賓曆隋開皇行張賓曆張賓盛稱高祖非人臣相自陳代謝之讖帝乃下詔頒行賓曆曆本之何
承天而劉孝孫劉焯攻其失賓方有寵孝孫焯議竟不行十七年後用張胄元曆胄元因言日景長之事帝大悅令與
劉暉秀才等相駁難會顏敏上書言太初曆八歲之事帝欲神其事下詔褒美頒行胄元曆胄元與袁充更相引重先是劉焯使胄元進乃更
名劉孝孫曆法曰十曜曆主之胄元害之遂罷焯又增損其書曰皇極曆駁正胄元之短袁充左右胄元共排前曆更不行焯皇極曆曆法見
隋志唐曆凡八改高祖戊寅元曆道士傅仁均所造高宗麟德甲子元曆李淳風造元
宗開元大衍曆僧一行造以前曆日蝕不驗此下皆因其法肅宗至德曆韓穎益大衍曆代宗寶應
五紀曆以前曆不與天合郭獻之造寫大衍舊法德宗建中正元曆徐承嗣等造因前曆氣朔稍後元又雜麟德大
衍術憲宗元和觀象曆穆宗長慶宣明曆以前曆測驗不合也皆因大衍舊術昭宗景福崇
元曆以前曆數差五代初用唐曆并閏國曆凡有八家晉高帝調元曆馬重績因

曆上蕐行天小曆不復推古上元起唐天寶十四年乙未爲上元以正月雨水爲氣首行之五年輙差須用崇玄曆周有明元曆
王處訥私撰又有萬分曆蜀有永昌曆正象曆南唐有齊政曆周世宗有欽
天曆王朴造宋朝一祖十宗曆凡十一改太祖造應天曆後置閏差忒王處訥所造太
宗乾元曆王秦造後以朔望有差真宗儀天曆曆家造朱帛爲之序後以星曜有差仁宗崇天曆曆家
造晏殊序並見會要英宗改爲明天曆以日蝕差神宗改爲奉元曆因日蝕有差哲宗改爲
觀天曆因冬至差徽宗改爲紀元曆以時氣之差高宗改爲紀元曆以定朔有差孝宗
造乾道曆以統元日食有差又改淳熙曆曾子固嘗云王處訥見王朴造欽天曆謂之曰此曆可且行久則差矣已
而果然宋朝命王處訥正之於是有應天曆久之又差苗守信等承詔論定於是景元曆淳化至道間王濟鄭安之徒校其踈密日官韓顯符
議定渾儀之器楊文遂增用甲子之數嘗施行焉天之高也日月星辰之遠也寒燠雨暘氣數
之不齊朞章蔀紀元餘分之所積以千百年計之猶可運之掌上及其久
也有非巧之所能計者此曆久則必差勢之所必至也治曆明時之君
子因其差之未遠革而正之無難也其或盡更前人之法而更復踈遠
其或增損前人之舊而更加詆毀則非矣自昔黃帝以來曆凡五十餘
家皆由氣朔纏度或先天或後天微有不應曆象則曆法從而變也夫

黄帝始調曆顓帝為曆宗至漢則不能定跡察漢人課之詳矣由漢以
來太初曆法為第一三統四分乾象或因革焉而復有跡定之間盖三
統則甚跡而乾象則甚容也乾象之曆為推步之師表韓翊楊偉咸遵
其推曆法而不及深妙翊又復據其術而背其言唐自開元大衍之曆行
筭數備悉其後雖屢變有變更皆不外於一行之數改曆者又從而稽其
跡謬不特此也齊文宣悅宋景業讖緯之佞而改行天寶曆隋高祖
喜張賓陳代謝之說而改行開皇曆上之人所以改曆者悅喜諛初不
為敬天授民而設也劉孝孫曆法甚精輒為劉暉所抑劉焯推占至詳
常不為張冑元所容下之人所以造曆者冒寵嗜利初不揆其法之是
非也操是心以往其何以議曆為哉是以知天道遠曆法推測不能每
事中程其日月食不效更考日度可也其日斗分有差更定容率可也
其日五星跡遠更驗星纏可也其或一事不中程乃盡更前人之法大
抵因其實而實其名異其所入之門而同其所歸之極如宋何承天曆
法齊用之則為齊曆隋張賓用之則為隋曆也如劉孝孫曆法劉焯更

名七曜暦其後又更為皇極暦也一法而異用一暦而數名大抵然也

然則自古迄今五十餘暦其立法之異者太初暦本於律大衍暦本於易是也其餘皆襲舊法而增損焉耳

後漢蔡邕斗分説

蔡邕造三紀甲子元暦其畧曰以古今諸家暦考之所以有差者皆由斗分之疏矣

春秋所用何暦 晉志

蔡邕云因春秋日蝕攷其晦朔不知用何暦班固以為春秋因魯暦魯暦不正故置閏失其序暦序曰孔子為治春秋之故退備殷暦則春秋宜用殷暦今攷之交會與殷暦又不相應又經率多一日傳率少一日服虔鮮傳乃以太極上元殊不知太極上元劉歆三統暦也於春秋而用漢暦可乎

唐志

四時寒暑無形而運于下天日月星辰有象而見于上二者常動而不

息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疾不相為謀其久而不能無差忒者勢使之然也故為曆者未始未嘗不精密而其後多疏而不合亦使之然也不合則屢變其法亦求之自堯舜以來曆未嘗同也〔唐〕曆八改自戊寅元曆至景福崇元曆

曆不可執二

善言曆者當因天以求合不為以驗無不善言曆者為合驗而已矣善言曆者有三説一曰氣二曰象三曰數不善言曆者數而已矣善數可以類推而日月星辰之行有象而見于上四時寒暑之氣無形而運于下二者皆動物也其可執其一定之數以驗其運行而不息者乎故嘗謂清臺之候乃曆象之元龜也一晷度之差吾志矣一星辰之動吾著焉旦旦而求之步其前者推其後來而毫髮無遺筭率之何預為合以驗天而執其一定以驗二者之常動此〔漢唐〕以來治曆者無慮數十家其始未嘗不密而後未嘗不疏者豈非以此歟所貴乎治曆明時之君子正以隨時變通也

革卦第四十九象言治曆明時或者以為合大衍之數非也蓋曆久必

差不可不改革耳

自唐至宋朝曆名

唐高祖有戊寅之曆高宗有麟德之曆中宗有景龍曆明皇有大衍曆肅宗有至德曆代宗有五紀曆德宗有正元曆憲宗有觀象曆穆宗有宣明曆昭懿有崇元曆自後至於梁唐日官之任缺焉晉高宗始用趙仁錡有調元曆周世宗用王朴有欽天曆方朴之曆成也王處訥謂之曰此曆可且行久必差矣既而果然宋興命處訥正之於是有應天曆久之又差苗守信等承詔論定於是有乾元曆至道淳化間王濬鄭昭晏之徒屢校其疏密而日官韓顯符始定渾儀之器揚文溢謂用甲子之數皆施行焉

曆久必差必須更革乃善

自劉歆作三統曆推易以合春秋然後知作曆不可無所本自杜預序長曆以為天運必有差而後知用曆之不可有所拘。秦漢以来古曆不傳所存者自黄帝至夏凡七家其用於漢初惟顓帝曆耳然要數之

失服色之乖議者已非之豈非法久弊變而通通而久固有所待耶且太初之曆非不密也然可行於武帝之時至章帝則復失矣四分之曆非不精也然可用於章帝之時至百年而復差矣唐高祖始用大衍曆至高宗之麟德則變至中宗之景龍則又變洎明皇時大衍用而景龍又發矣大衍之精密宜可傳遠也未幾而復差則為五紀為正元唐觀象為崇元又何其紛紛耶盖隨時變通正大易革象之義宋朝之曆率二十年一差又復訂正其以是歟。漢太初曆必求上元甲子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推之千歲以前以為曆始至唐士為始變其術至五代司天監馬重績造符天曆乃不復推占冬至上元甲子而以天寶十四載乙未為上元雨水為歲首自後曆每易差不可傳之則又變之過也

作曆當以儒者

漢之曆大率百年而一變唐之曆大率四十年而一變近年以來作曆者之星翁曆家專攷故大率二十年一變由今而欲攷新曆之異同驗

交蝕之得失盍亦委之儒者乎至宋朝司天有監大史有局皆以儒臣提舉之今日能舉行其制則推五星聚奎必有如竇公儼者定渾儀占象必有如蘇公頌者

曆元不同

東漢志曰黃帝造曆元起辛卯顓帝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商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承秦初用乙卯（秦用顓帝曆也）武帝元豊七年作太初曆元以丁丑章帝四分曆元以庚申太初以上諸曆所謂六曆也六曆之書前漢藝文志載之詳矣其起曆之元必於此乎見之自太初以來曆起皆有元諸志所載曆法必先推其元之所起以為積筭之紀綱故太初元法四千六百一十七年（范曄以四千五百六十為元與古不同太初併閏歲之月總計之也三紀大備之意）三統上元十四萬三千歲（見漢志）乾象元法七千三百七十八年正曆元法九萬七千一年（晉武帝太始中劉智造）通曆甲子元法推開闢之始亦九萬七千年（晉王朔之）三紀甲子元法八萬三千八百四十一年（蔡邕）張賓甲子元法積四百萬餘筭劉焯甲子元法積一百萬餘筭一行曆本議積

筭至千萬億歲夫數往所以知來也攷古所以驗今也積筭之多於以見家率之詳推步之審焉耳自三皇五帝至於漢方數千年而漢世曆家以三紀之數推之亦已多矣王朔之後以九萬餘年為闢闢之始張賓劉焯一行又以數百萬億為積筭豈開闢之上復有開闢邪按後漢順帝漢安二年宗訢等議建曆之本必先正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日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也又按靈帝時馮光言盜賊之起由曆元不一蔡邕力辨其非以為咎不在此范曄作東漢志亦曰曆之興廢以疏密課固不在乎元二子之論或以為曆必正元或以為曆不主於元何者為是嘗觀唐傳仁均作戊寅曆所以武德元年為曆始歲高祖以戊寅甲月登極而歲朔遲疾交會及五星皆有加減至九年復用上元積筭五代晉高祖時馬重績作調元曆不復推占上元上以唐天寶十四載為元行之輙差遂復用唐宋崇元曆揆此二事則推曆起元止據目前攷驗無證則其術失之淺上推開闢冥測洪濛則其術近乎迂必也用太史公三紀大備之法范曄紀元之上推上元甲子四千五萬餘年以時考之不

近不遠以術言之不淺不迂矣四分曆什紀之元起孝文帝後元三年

太初曆元不同

史記曆書載武帝改太初曆之詔曰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其更以元封七年為太初元年年名閼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夫閼逢者甲也攝提格者寅也是以太初元年為甲寅年也故史記曆術甲子篇以太初元年為甲寅又五年天漢元年也為戊午又五年太始元年也為壬戌自此順數周六十餘年皆以漢家年號紀之是太初元年為甲寅曉然矣又按東漢志漢安二年宗訴等建議以為漢興元年歲在乙未又四十五年文帝後元三年也歲在庚辰又五十八年武帝太初元年也歲在丁丑今攷之通鑑編年高祖即位之年以乙未文帝後元三年以庚辰武帝大初元年以丁丑與宗訴之議脗合而劉孝孫勘日度之議亦曰武帝太初元年丁丑然則范志所謂太初曆元用丁丑即以太初元年為元也非推上古之元也太史公所紀武帝之詔曰其更以元封七年為太初元年年名閼逢攝提格是推上古之

元得甲寅之歲其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故武帝時以太古甲寅歲為起曆之元也故曰其更以元封七年為太初元年猶言以七年為上古甲寅之歲也上古太初應合璧連珠之瑞令以太初紀年元起丁丑亦與甲寅同其非元封七年即甲寅也然則太史公曆術甲子篇以古初甲寅為元順紀六十餘年大餘小餘之數此其起曆之數此其起曆之術也後人不悟太初元年年號依古初之意即以太初天漢太始年號分配年名之下者非也史通曰或問褚先生之增益天漢年號何以知其然太史出於武帝時安能預知六十年後年號而先書于曆述年名之下哉此必後人增益之無疑也唐一行日度議引洪範傳曰曆始於顓帝上元太始閼逢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己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是也觀此則知上元太始猶言上元太初也顓帝曆以甲寅為元故漢曆亦以顓帝之元為元也又曰漢太初曆元起丁丑秦顓帝曆元起乙卯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猶以日月五緯復得上元星度故命閼逢攝提格之歲而實非甲寅也觀此言則又知曆書曰

年名閼逢攝提格者以甲子朔旦冬至而為起曆之元故名之以甲寅
云耳未必日月合璧五星連珠正當顓帝甲寅年也劉歆三統曆進太
初前一世得五星會庚戌之歲以為上元顓帝元用乙卯洪範傳云用
甲寅又何也太史公曆術甲子篇有天漢征和等年號在劉歆三統曆
譜則有之此必後人以此曆譜附入太史公曆述也又龜荻日者等傳皆諸先生是之矣
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周復不同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孟康注曰謂上元大初甲子冬至時七曜皆聚斗牛
分如合璧連珠也
東漢志曰律首黃鍾曆始冬至月先建子時平夜半當漢高皇帝受命
之四十九歲歲在上章陰在執除文帝後元三年庚辰年也冬十一月甲子夜半朔
旦冬至日月閏積皆自此始立元正朔謂之漢曆此章帝四分曆元自
文帝後元三年始也夫後元三年正太初元年九五十八歲而十一月
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巳至于再豈一甲子周則復得此數耶賈逵議曰
七十二歲復十一月合朔冬至或為八十歲則一甲子冬至賈逵議見續漢志
今考之續志曰至朔同在日首謂之蔀夫十九年得一章四章為蔀合

七十六年也日首者甲子日為六甲之首也冬至之日與朔日同是甲子則為蔀所謂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是也何為有五十八年有七十一年有七十六年有八十年之異耶按班志曰乃以前曆上元太初四十六百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在建星孟康注曰古以建星為宿今以牽牛為宿觀此言則仲冬甲子朔旦冬至乃上元太初甲寅年也非武帝元封七年也

日度歲差 事多見一行日度議又曰古以牽牛上星為距大初改為中星故洪範傳日在牽牛一度又有日躔說見後

劉炫依大明曆四十五年日差一度則冬至日在虛危而夏至火已過中與日永星火之說不合矣梁武帝據虞劆曆百八十餘年差一度則唐虞之際日在斗牛間而冬至昴尚未中與日短星昴之說不合矣王孝通謂歲差若自昴至壁隔二宿也則堯前七千餘年冬至日不在斗建而在東井不應寒暑易其位也孝通謂日與黃道俱差一行非之故李淳風謂古曆冬至皆起建星今測建星正在斗十三四度一行以淳風麟德曆校之太初永平百年間氣當後二日半朔當後天半日烏得謂之無差也呂不韋春秋月令謂黃帝仲春乙卯日在奎至今三千餘

年而春分亦在奎一行謂月令若可為正則立春正在營室五度淳風安得頻移在啓蟄之節耶觀諸家之言並不取歲差之說而一行皆非之故其立論曰古曆日有常度天周為歲終故繫度于氣節其法似是而非故久而益差虞喜覺之使天為天歲為歲乃立差以追其變使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為太過乃倍其半而又不及劉焯取二家中數為七十五年蓋近之矣觀一行之言歲差之法以劉焯皇極曆為主所以併非諸家之說也夫一行所謂天為天度者赤道分天之中也所謂歲為歲度者黃道日之所行也自漢而下張平子作渾天儀象所以立為黃赤道也欲以日度追天度也苟曰不然則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乃赤道天度以正歲之日計之則止行三百六十五度而已天之度有常數而不渝日之度常積餘分而置閏二者不同安得謂之無歲差哉此太初曆謂冬至日在牽牛初賈逵謂在斗十八度晉武帝太始三年冬至日在斗十六度晉用魏景初曆宋用元嘉何承天曆其冬至皆在斗二十一度所以不能無進退之差也日度歲差一於進則春夏秋冬易其位一於退則其所差

亦然其進退疾徐必於中節之氣正閏之月或加或損或進或欲惟巧
曆者於此尤之備雖然古者推曆候日必驗昏中之星驗之之時有淺
深遲速之異或推而進之或引而退之也日度之度何以為定論哉一
行之言又曰漢世課昏明中星為法已淺今候夜半中星以求日衝近
於得密以水有清濁壅有增減或積塵所擁而漏有遲疾臣等頻夜候
中星而前後之相差或至三度大畧冬至之日遠不過斗四度近不出
十度乃追諸家曆論日度所在或是或非而謂開元四年冬至日在斗
十度躔一行之言無所不用其情矣特其所謂昏明中星為術已淺而
夜半中星漏壺不常又差三度其開元所定冬至斗分日度又果無一
毫之差乎夫餘分之法有日之餘月之餘歲之餘積餘分而成閏月自
七閏而為一章猶可計也積七閏之餘而為蔀則何以哉推一蔀之閏
而為紀可也積三紀之餘分而為元則何以哉是以天度歲度不能無
差立差以追其變亦止約其大要爾一行取劉焯皇極立差之法凡七
十五年而退一度其說是矣至於度分之所差或進或卻復歸于中使其

盡入一行億萬年積筭之中其曆亦億萬年不改可也何至屢更而屢變一年之頁斗轉星回二十八宿有同旋磨凡曰日在斗幾度云者驗之有須刻之異則所差有尋丈之間一行亦安能積萬年之筭哉一行之言曰乾度之盈盈與時消息讜告於經數之表變常於潛遯之中則聖人且猶不貿非籌筭之所能及矣斯言其何謂（餘見星斗度說）

斗分不同（日月初纏星之紀也）

商曆以四分一為斗十分三統以一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為斗分乾象以五百八十九分之一百四十五為斗分景初以一千八百四十三分四百五十五為斗分疏密不同法數各異姜岌曰殷曆斗分麄故不施於今乾象斗分細故不通於古景初雖在麄細之中而日之所在乃差四度（見晉志姜岌甲子元曆議）夫劉洪蔡邕之作乾象曆以四分曆斗分太多故也於是更為新率而降殺焉是後韓翊作黃初曆以為乾象減斗分太過後當先天而姜岌猶言乾象斗分之細何也嘗觀梁武帝天監中祖暅奏曰先臣在晉沖之仰尋黃帝至今十二代曆元不同周天

斗分疏密亦異當代用之各垂一法是知曆不同則斗分不得不異也用他權度而較他人之物其輕重長短彼是不齊矣夫古人所以注意於斗分之疎密者日月初躔星辰之紀也日月合朔於斗以紀一歲之星辰一陽生於此萬物萌於此律曆起於此也甄耀度及魯曆南方有狼弧而無東井北方有建星而無南斗者二十八宿周天之度惟斗井二宿其度最多故月令昏弧旦建指以為的而正昏明也後世作曆書者必於斗分而加詳焉亦此意耳

東井南斗度加減不同

赤道天度也黄道日度也皆以二十八宿分配焉班志二十八宿之度本劉曆譜歆惟南斗東井之度多觜觿輿鬼之度少蓋觜二度鬼四度斗十二十六度井三十三度也唐一行赤道之度其井斗之度與漢志同惟觜觿一度輿鬼三度各減於一度耳至於黄道之度則南斗三十三度半東井三十度已與赤道之度不同較之范志所載黄道銅儀斗減二度為二十四度井減二度為三十度大畧相同是知東漢以前黄道赤道

之度混而為一班志之所紀者是也東漢以後始分為二故赤道之度差多黃道之度少范志一行之所紀者也黃道度少赤道度多天行與日月不同也

一行日度議曰古曆日有常度天周為歲故專其度於氣節虞喜乃以天為天歲為歲立差以追其變焉觀乎此則知班志所載猶以天周為歲東漢以来始有黃赤道之異觀黃道度少赤道度多則一行歲差之說是也夫既有黃赤道之異而度之加減不同此劉孝孫謂堯時冬至日在危宿武帝太初元年日在牽牛初而晉宋間羲炎何承天以日在斗十七度隋甲辰之歲以日在斗十三度所以紛紛而不齊也夫日在危宿至牽牛初自牽牛而至斗十七度自斗十七度至十三度使日度歲差或常進而無退或常退而無進由古迄今四時易位矣是則歲差之說固當以進退加減之際辨之然亦由古今加減并度之不一與黃赤二道之不齊也一行議曰度曰古以牽牛上星為距太初改用下星故洪範傳曰日在牽牛一度也與二十八宿起處不同之說相類

孟春日度所在不同

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三統日在危十六度元嘉曆日在危三度月令孟

春昏參中三統曆昏畢中元嘉曆昏昴中時策答云張（策）綱月令秦書也孟春日在營室至漢百有餘年故日進在危十六度也自漢太初至宋元嘉四百年故日進在危三度日舍既遷則昏中之星亦從而改日在危十六度則昏畢中日在危三度則昏昴中矣日在營室則昏參中矣若從此說則五百餘年日度有進而無退昏中之星亦有進而無退秦以迨今千有餘載則二十八舍四時易位矣豈知日度歲差固不無之時其所差在乎進退贏縮之間也又起曆之法所據昏中之宿或在宿初或在宿中或在宿末故其餘亦次第不同也所據昏中之宿宿有中初末之異而日之所在亦有不齊而已

日月周天度之餘 附閏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一歲而周天月一月而周天以筭法推之則一月之日止得二十九日半強是日之行也一月止行二十九度半強總一年計之止行三百五十五度有奇尚餘十一度有奇也

筭法曰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又曰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者分一日為

八十一分也日雖西下未全黑日雖東升巳先明故夜得三十八分是爲半日強也日一月而行二十九度半強則十二月計三百五十五度餘也每月餘半日弱則十二月餘六日弱即月有六大六小之分也一年而餘六日弱爲閏餘又六旬之外有五日又四分日之一是又得五日強也六日弱與五日強一年共餘十一日有竒也五年共餘六十日爲两閏月月有一小一大又餘一日強而附合爲一章七閏之數也○月之行也一月而周天以筭法推之則廿七日強而月巳周天總一年計之三百廿四日以上巳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竒其餘三十日之度猶未計也[筭法]曰月一日行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夫一日而行一十三度有竒則二十七日強巳得三百五十五度也一月計二十九度半強而月行止三十七日有竒則尚餘二日半強也一月而餘二日半強則十二月共餘三十日有竒也一日爲一度一度凡計幾分則三十度之積分可知矣三年一閏五年再閏以日之餘合月之餘而成之也暦法曰以小餘加大餘則知月之小大意其然也尚書疏謂一年餘十二日弱此入綱法推

之也前所謂如言大畧耳

大餘小餘

太史公曆書曰大餘日也小餘月也攷之曆書與諸史曆志大餘未有盈六十之數則知其為甲子之日也日不盈甲子之數則為大餘也故大餘日也書志凡曰小餘少則七八多則數百或有至於千餘者何也太史公所謂小餘者月豈以積年所餘之月而計之耶豈以一年之中月周天所餘之度積分而計之耶凡一年之中必曰大餘五十小餘六百又曰大餘十三小餘二十凡此等類所以重言之者又何意也豈未合朔未置閏則所餘計若干多已合朔已置閏則所餘計若干少耶按東漢志宗訢議曰百七十歲小餘六十三自然之數也夫一章計十九年九章計百七十年也一章凡七閏九章則六十三閏百七十年之中有六十三閏月此正與太史公小餘者月之說同又按班固志張壽王言太初曆虧四分月之三去小餘一百五分以故陰陽不調又按劉焯筭術曰凡日不全為餘一行大衍筭法曰凡分為小餘則知小餘謂之

餘分亦可也大抵諸曆法大餘皆以一甲子之日計之其小餘或爲月或爲分皆以一月之中所餘之日之分積算之耳又元法紀法日紀所主之數不同故小餘說亦不同也其太史公重言大餘小餘之數者此乃太初曆法而他曆皆不然故不容旁引曲說也

閏

置閏之法積十九年所餘之日而已七閏大畧已見日度所餘之說矣所謂斗柄兩辰之間其說易明所謂閏無中氣者二十四氣十二爲中十二爲節一月兼具中節則爲常月其節氣或在月中其中氣或在月晦朔之間是爲無中氣則爲閏也尚書正義曰無閏即三年差一月以正月爲二月也九年差三月以春爲夏也十七年差六月則四時相反也此履端歸餘所以重閏課曆得失必考諸閏也（其有疑義具見左方）

春秋譏失閏釋者不同（春秋書時月諸家皆云建子則是冬十一月十月也春正月十一月也以冬爲春者何亂）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經書冬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傳云**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辰在申司曆過再失閏矣杜預以長曆推之曰周十一

月令九月也斗當建戌而猶在申故知再失閏也[前志]劉歆曆譜亦以為辰在申而司曆以為在戌史書以為建亥周十二月夏建亥之月也其說與杜預皆同後秦姜岌乃謂[襄公]二十七年十月乙亥朔日有食之以定朔而考其交會應在此月不為再失閏又曰劉歆三統曆不可施於春秋而傳之違失亦甚多皆此類也觀岌之言非惟不取劉歆之說併左氏傳杜預長曆而非之矣[唐]一行亦曰長曆日子不在其月則改易閏餘以求合故閏月相拒近則十餘月遠則七十餘月此杜預所甚謬也然則左氏杜預所謂再失閏者皆非歟意者數百載之下仰求數百載之上各據一法各探一說所以不同也古之書傳編年紀時日非如後世之詳悉惟春秋井井有條而又因史策之誤而書之以示司曆之過故後人推考前代之歲月凡得一言一話則據以為證如得火猶西流之說則據以為再失閏三失閏之辨如得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之說則據以為平朔定朔之辨亦如得左氏再失閏之一說則據以推春秋之年代也何怪乎紛紛異端迭相訾毀者乎

釋火猶西流之説不同

哀公十二年經書冬十二月螽仲尼以為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杜預注云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是歲失置一閏誤以九月為十月也故有螽劉歆曆譜云以建申流火之月為建亥司曆誤以七月為十月也張晏注班志云當八月建酉而司曆誤以八月為十月再失閏也杜預謂九月誤為十月則一失閏張晏謂八月誤為十月則再失閏劉歆謂七月誤為十月則三失閏三者之説何如哉按仲尼之言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夫大火心星也心星伏而入北方則十月也心星猶西流而未入北方則猶九月也劉歆知七月流火而不知大火八月亦謂之西流也張晏知八月流火而不知九月猶西流也火猶西流蟄蟲未畢伏以九月為十月明矣以九月為十月則失一閏曉然矣杜預之言是歆晏之言非也杜預長曆以劉歆三統曆最疎其謂是歟（張晏誤以襄公二十七年再失閏之事而釋此也一行議曆亦云以九月為十月）魯自文公不知朔至哀公凡百餘年莫能正曆其為失閏多矣故春秋日食甲乙

者三十四而劉歆三統曆惟一食杜預以此知其曆術比諸家最踈也杜預推春秋之傳詳且審矣然閏月相拒近則十餘月遠則七十餘月一行又何復以此譏杜預之謬失春秋假日月以定曆數故合朔先天則經書日食以糾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以明之後人推究何以紛紛而無定論也後三正論亦以流穴為證

魯曆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為蔀首

此乃班志術劉歆曆譜也孟康注云當以閏盡歲為蔀首今失正未盡一歲即以此為蔀首也按左傳文公元年閏三月非禮也杜預注云於曆法閏當在僖公末年誤以今年三月置閏左氏所以譏其不能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也意者僖公末年閏餘猶未盡歸終而即置閏於文公之元年與劉歆所謂以閏餘一之歲為蔀首是也然晉志所載後秦姜岌曆法謂班志以魯曆不正故以閏餘一之歲為蔀首檢春秋置曆不與此蔀相符也岌又曰服虔解傳用太極上元太極上元乃三統曆何緣施於春秋乎岌之言亦甚正特未知為蔀首之說是非果

何如耶

[平朔定朔不同]（平朔者月大月小相間不必以日月會為朔也定朔者或二小或三大當以日月會之日為朔多主定朔）朔為朝會之首氣為生長之端朔有告餼之文氣有郊迎之典故孔子命曆以定朔旦冬至以為將來之範此[隋志]定朔之言之意也然春秋日食三十五書朔者二十七其不書朔者八左傳云不書朔官失之也公羊傳云不言朔者食二日也（初二日也）[穀梁傳云]不言朔者食晦也（非二十九卽三十也）夫日與月會則多食日食于朔則朔日食于朔則朔日為有定矣不食于朔而食于晦或食于二日者此由月法拘於一大一小相間則之小數而不能定其會朔之日故朔在晦或在二日也左氏受經于天子所以言不書朔官失之者宜也公穀之說皆非也爾（不書朔凡隱三年二月莊十八年三月僖十二年三月又僖十五年五月又襄十五年八月）劉孝孫以甲子元曆推算其食也俱在朔日則是春秋之法主定朔非平朔明矣詩曰朔月辛卯日有食之此定朔之證也何承天亦嘗主定朔之說而虞劇之言亦曰躔次既同何患乎頻大日月相離何患乎頻小也（見唐一行說）[唐志]傳仁均主定朔之說

以為三年正月望及二月八月朔日月相蝕而不驗王孝通詰之曰定朔會合雖定而蔀元紀首三端並失之矣李淳風主王孝通祖孝孫主傅仁均更相出入無有定議一行曰合朔先天則經書日食以糾之中氣後天則傳書南至以明之其在晦與二日則原乎定朔以約之一行蓋取左傳官失之之言而申明定朔之有驗也古人議曆法之不正必曰日不食朔月不蝕望作曆法必以定朔為正而已王孝通所謂蔀元紀首三端與定朔不合此又在乎巧曆者損益進退之也無以傅仁均推日食不驗而遽更成法也

日蝕議

一行月議云日君道也無朏魄之變月臣道也遠日益明近日益虧人臣之象也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斯蝕矣又曰十月之交日有食之於曆當蝕君子猶以為變詩人悼之然則古之太平日不食星不孛蓋有之矣又曰月或變行以避日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以救日或涉交數淺或陽盛陰微則不蝕或德之休明則天為之隱雖交不

蝕此四者皆德數之所由生也又曰劉歆賈逵近古大儒豈不知軌道所交朔望同術哉（日行黃道月有九道其所行之道遇交則有剝蝕之變也至於合朔如人望則不蝕其交不軌道則食也）（故驗日食者必以日躔月道之交驗之耳）以日食非常故闕而不論[魏]黃初以來治曆始課日食踈密張子信劉焯賈曾元之徒又謂日月可以密率求以戊寅麟德曆推[春秋]之時於曆應食而[春秋]不書者尚多則日食必交限其入限者必不盡食開元十二年七月朔於曆當食半強自交趾至於朔方候之而不食十三年十二月朔於曆當食太半而亦不食然後知德之動天不俟終日若因開元二蝕不驗遂變交限而從之則差者益多杜預以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交會而不食者是也一行因以月儀度日月之經令二徑相掩以驗食分之限又曰日月相會大小相若而月在日下自京師斜射而望之假令中國食之既而南方戴日之下所虧纔半日外反觀則交而不食（此則蹈地而驗之也）又曰使日食皆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稽曆數之踈密若可以常數求則無以知政教之休咎矣

一行之議可謂詳日食之變矣其大要不過謂食有常數而亦不可以常數求在乎人君修德以應之耳獨有三節不可據曉姑表而出之以待能者一行所謂月在日下自京師斜而望之則食之既自南方戴日之下望之則所虧纔半又云日外反觀則交而不食果如一行所測則日雖食而實未嘗食矣豈日道月道交軌之際日上月下陽氣微陰氣盛日形為月形所蔽自下望之似食而非食耶夫日食以陰盛月食以星孛今一行謂月望而正於黃道則猶臣于君明故陽食之是月為日所食也而非由星孛也又按通鑑開元二年日食不驗姚崇表請書之史冊其後太史奏麟德曆踈日食屢不效遂令一行改造新曆今一行乃云開元十二年七月十三年二月於曆當食而不食乃曰德之動天不俟終日孰謂一行[illegible][illegible]復蹈姚崇之武耶何者太史奏日食屢不效實開元九年也是年詔一行作新曆十五年而草成十七年而頒行按一行所論開元十二年日食尚以麟德曆驗之而新曆猶未成也然日月之蝕後乎人君之德也舊曆

日食屢不效矣此乃曆疎之故而一行乃云德之動天不俟終日恐
未免諂姚崇之武也

月道陽曆陰曆

班志曰陽曆者先朔而月生陰曆者後朔而月生一行曰日道表曰陽曆其裏曰陰曆夫朔而後月生所謂三月朏生明月之三日為朏是也先朔之月為晦今而曰月生何也按鄧平等法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半強是一月猶餘半日弱也其先曰朔月生後朔月在此必半日之間合朔有遲速故月生有先後藉之以曆明之曰陽曰陰也又不然則太初曆猶用平朔而未用定朔也一行所謂日道表為陽曆裏為陰曆者此以日道為主而配驗月道之交有表有裏故曆之名亦曰陽曰陰也一行九道議曰陰陽曆交或在四立或在分至所交並同而出入之行異蓋九道者月道也青道二朱道二白道二黑道八八行兼黃道而為九也曰陰陽曆交者月道自裏而交於日道之表或自表而交於日道之裏故曰陰陽曆交也曰所交則同而出入之行異者以月道交日

道春分與秋分同冬至與夏至同其於四立也亦然特其所以不同考黃道居甲月道或出其東而入其西或入其北而出其南也所謂東交於角西交於奎是也又有朔交望交者朔交為初交望交為中交也皆視陰陽曆而正其行也然則陰陽曆之名上為日月之會朔望之交設耳青赤為陽白黑為陰陰為裏陽為表九歲而一終謂之九道百七年而小終八十一章而九終九終之說見三統曆譜又見晉志劉洪乾象曆法班周天文志日月有九道用之一交房中道蓋房中道即黃道也五代王朴謂月半道在黃道內半在外同此意耳

群書考索卷二十二

續集

群書考索卷二十三　續集

山堂先生章　俊卿　編輯
建陽知縣區　玉　刊行
縣丞管　韶　校正

○曆門

曆

三正

傳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盖夏建寅三月而火出於辰文見上　五月而火中于午見堯典　七月而火流于申十月而火伏于亥火伏而後蟄者畢見左傳哀公十二年　三星在戶者五月昏火中于正南也火中而寒暑退者昏中于午而一陰生旦中于午而一陽生也古者考天象驗人時皆以東方大火心星為證者以其周旋得昏中旦中之正也夫周正建子而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乃與夏正同或曰七月之詩言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者建子正也以月為日取陽生之義即七日來復

之義也自四月陽極五月陰生則言月兼舉夏正以正天時由易卦或言七月或言八月也惟三月不言日亦不言月意者蠶月條桑即三月也魯哀公十二年經書十二月螽仲尼以為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曆過也杜預云周十二月即今之十月火猶西流以九月為十月故蟄户未畢藏也劉歆曆譜並以春秋所書冬十二月為夏之十月是周建子而春秋所用周正也豳詩兼舉夏正春秋則兼用周正特不知經書春正月夏五月秋七月冬十月必以周正言之則是以冬為春以春為夏以夏為秋以秋為冬也春秋之名錯舉四時以示褒貶也假日月以定曆數也豈容四時易其位耶豈十二月火猶西流司曆屢失閏而劉歆杜預推之而未審耶不然周家正歲讀邦法仲春蟄北郊夏斬陽木秋斬陰木四時以皆易位矣或曰周官言正歲者子歲正也言正月之吉則寅月也苟周官以正月為寅則春秋經書不可以正月為子矣或曰商書元祀十二月朔元祀不以丑正為正月而言十二月者商雖建丑而編年紀事實用寅矣周官春秋所書亦然夫書年紀事

建丑者重一陽二陽之生豫授民時使君民皆知一歲之事始於丑耳又三王之正若循環王者受命必假此以示承天順人之意故有建子建丑之異其書年紀事未有不用寅正也嚮如或者之論則劉歆杜預與左氏傳文不足數矣漢初仍秦而建亥為正今觀漢史所書乃曰元年冬十月不言正月而言十月者紀一歲之事雖自此始其實則冬十月也漢史於十月之後又書曰春正月此複用寅正明夏時不可廢也漢史所書春夏秋冬易其位耶後秦薨歲曰春秋日食三十六考其晦朔不知用何曆也班固以為春秋因魯曆歲檢春秋不與部目相符命曆序謂春秋用殷曆歲考其文不與殷曆相應當以諸說辨諸說可也實用寅而猶曰建子火中寒暑乃退注謂五月六月火昏中而暑退十一月十二月火日中而寒退此蓋惑於寒暑退之說哉兼舉六月十二月言之耳實五月十一月此說是也張鎡舉以證晉侯將失諸侯猶陰陽極則反也又三星在戶直正戶之位山註亦謂之五月未六月申北又惑於在隅之說曾不知巽為東南隅自巽至巳自巳至丙年則在戶矣何必至未月而方為在戶耶

太史公三正若循環之說主夏時

太史公律書言兵之當用與否以配陰陽之周旋言神生於無而成於

有以配律聲之相因及其論曆也先言古曆作於孟春必驗子規嗥為寅月雞鳴三聲為寅時次言王者之正必率天由人三苗亂德而孟陬月正殄滅舜禹相命而寅正以建又其次言商丑周子若循環然窮則反本秦人未睹其真漢初復仍其舊至於武帝太初而始用夏正也觀太史公之言之意即夫子行夏之時之說也其意若曰三王之正若循環然夏寅商丑周子亦既窮矣秦人當復建寅而反建亥漢當反秦而復因秦是窮當反本而不知反也蓋至於太初之元方反本耳其論忠質文之尚亦曰三王之道若循環蓋言周秦文弊漢當復用夏忠也其論漢得天統亦述漢除秦暴所以承天順人繼三王之統也班固不悟此意乃以斷蛇著符為得統之證則非矣雖然太史公之論曆也既主寅正而言律則本黃鍾建子之月且曰萬事根本者何哉嗟乎此太史公所以深得以律起曆率天由人之意也

真夏曆真周曆

漢清臺所課諸曆疏密即黃帝 顓帝 夏 商 周 魯 六曆是也其後加以太

初三統為漢曆則七曆矣漢末宋仲子集七曆以考春秋按夏周三曆術數與漢藝文志所記者不同故更名曰真夏曆真周曆杜預作長曆謂周衰世亂學者莫得其真所傳七曆未必是時王之術也預乃以長曆驗春秋日食之數而知三統曆之最疎蓋春秋日食三十六以三統曆推之止得一食之數也岌又併夏曆真夏曆周曆真周曆得十三十四食之數其真夏曆真周曆止得一食之數（與三統曆同）豈其真者反不及非真者歟三統曆既謂之疎則真夏周曆亦然矣姜岌之言曰杜預以七曆未必是時王術今誠以七家之曆考古今交會信無其驗皆由斗分疎之所致然則杜預之言是耶宋仲子之言是耶藝文所記與宋仲子所集又孰為真孰為偽耶

易春秋天人之道（前漢志劉歆三統曆譜之說也）

劉氏謂春秋書元一以統始易有太極也春秋二以目歲太極生兩儀也於春每月書王（王正月王二月王三月是也）易象三極之統也於四時雖無事必書時月兩儀生四象也時月以建分至啓閉之分四象生八卦也象事

成敗八卦定吉凶也朝聘會盟吉凶生大業也易天也春秋人也故易春秋天人之道也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易上繫之文也劉氏從而附合春秋之條是則然矣惟於春每月書王象易三極之說頋於兩儀生四象之間未免牽合附會強生一說觀歆之意蓋欲以此數條附太衍之數耳其說曰元始一也春秋二也三統三也四時四也一二三四合為十也以五乘十大衍五十之數也道據其一故其用四十九也歆之意如此烏得不加書王象三極之極頋諸兩儀四象之間哉大衍之數分而為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此與太極生兩儀之文不相蠲而歆附會之所以有拘而不通者也況歆以太極三統兩儀四象合為大衍之數其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之說則又不言其所以合大衍之數之意又何謂哉杜預言其最踈班固誤以為最密隋志言其辨而非實班固惑之遂採以為志其謂是歟曆譜乃曰以其法乘其法得其數始推大衍象得月法合天地終始得閏法之類半是半非不可以盡信也　夫易春秋之道未嘗不貫通正不

必牽合其文而強合其義亦不必以春秋歷數合大衍實數也人之耳目鼻口脉絡未嘗不貫通而必欲強合其形則拘矣唐志曆法曰漢曆一本於律劉歆以春秋易象推合其數盖附會之說也唐志之言盡之矣劉子政以五福配六極一極無所附遂足之以厥罰眊之說歆盖蹈此其父說矣向以王鳳擅權之故而推洪範之應其意則忠歆以王莽即真之故而多為附會之談其意則佞此尤不可不辨者也

大衍曆

一行倚大衍之數立推步之法是一行求合於大衍者也非大衍合一行之數也大衍之數無窮倚此數立此法庶乎其有所據依亦猶太初以律起曆之意也一行曆本議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此易繫之文一行舉以為議曆之本盖其意所主在乎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之一言是以推而廣之無往而不合也歐陽脩志唐曆曰曆起於數數者自然之用也其用無窮而無所不通以之於律於易皆可合也是亦一行之意歟雖然一行亦豈能外諸曆

家之法而獨推大衍而為法歟一行變諸家之法之名而從大衍之數也諸曆雖不倚大衍以立法而其中亦有與大衍暗合道矣一行之言曰天數始於一地數始於二此即易繫天一地二之說諸曆之所同用也所謂天數中於五地中於六為二中此即班固志五六者天地之中合之說也所謂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為二終此即班志十九年為章歲合天地終數得閏法之說也所謂天有五音所以司日地有六律所以司辰此即揚子雲聲生於日律生於辰之說也此其與諸家之說同者如是也自一而降為五行成數自六以往為五行成數一六而退極五十而增極中極居五六之間故六退極五增極也一六為交位之統五十為大衍之母大衍之說五十或者以為五為十者一生而六成之一與六合所以為交位之統五生而十成之五與十合所以五與十為大衍之母也又曰五至十則六七八九在其中間矣大衍之數五十而六為大陰七為少陽八為少陰九為老陽皆自五十之數之據也故曰五十為大衍之母也自一至六則二三四五在其中間即六爻之數也故曰一六為爻位之統也成數乘生數其筭六百為天中之積為成數六七八九十生數一二三四五成數共成四十也生數共為十五也以四十乘十五則是四十箇十五共得六百之數也以十五乘四十亦得六百之數也生數乘成數其筭亦六百為地中之積合千有二百

以五十約之則四象周六爻也千二百之數五十箇二十四也四六二十四四象周六爻也以三十

四約之則太極包四十九用也千二百之數亦得二十四箇五十也盡一不用太極包四十九用也綜生

數約中積皆十五成數四十也四十箇十五則得中積六百之數故曰成數約中積者十五綜成數約中積

皆四十生數十五也十五箇四十亦得中積六百之數故曰生數約中積四十也十五四十乘六百之數可也復約之而歸于十五四

十亦可也兼而推天地之數以五位取之復得二中之合也四十與十五即五十五天數二

十五地數三十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與地合也天之中數五地之中數六也五五二十五五六三十共成五十有五故曰以五位取之復得二

中之合也蓍數之變九六各一乾坤之象也乾為九九老陽坤為六六老陰各居其一也七八各

三六子之象也七為少陽震長男坎中男艮少男凡三少陽也八為少陰巽長女離中女兌少女凡三少陰也故爻象

通乎六十策數行乎四百四十是以大衍為天地之樞如環之無端此

一行取以為起曆之法也其候卦則本乎月令七十二候之卦也日卦則本乎

孟氏章句十二卦主十二月復遯之類也定朔則本乎劉孝孫傅仁均歲差則本乎虞

喜何承天更積法曰演法變日法曰演法變日法曰通法改周天曰乾

實此又一行變諸曆法之名以從大衍之類也唐志曰自太初至麟德

曆有二十三家與天雖近而未密也至於一行密矣其倚數立法固無

以易也後世雖有改作皆依倣而已唐志之言誠是也特其知大衍之曆倚易數之法而不知其變諸曆之術以從大衍之數是以表而出之

一行曆法有步中朔術發斂術步日躔術步日躔術步月離術步軌漏術步交會術步五星術是時有九執曆自西域來詔太史監瞿曇悉達譯之陳影玄将以惑當時謂一行書寫其術也妄也

七十二候

一年二十四氣一氣有三候初中末是也立春正月節也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水此立春節氣之三候也雨水正月中也獺祭魚鴻鴈來草木萌動此雨水中氣之三候也周二十四氣則七十二候備矣一行曰卦七十二候原乎周公時訓譜月令雖頗有增益然先後之次第則同自魏以來始載于曆皆依易軌所傳不合經義今改從古昔一行譏李淳風專用吕氏春秋令也有取乎月令七十二候之說而分配以七十二卦則月令未可全非也卦止於六十四而坎離震兌居四正宫分主四時此四卦每卦六爻四六二十四每爻當一氣故此四卦分主四時而不專主於一候也其餘六十卦則五卦主六候者中氣之末節氣

之初非一卦主之其餘四候各一卦也如中氣初候卦為公中候卦為辟末候卦為候至於節氣初候卦亦為候中候卦為大夫末候卦則為卿也五卦主六候六十卦主七十二候也夫坎離震兌且不專主於一候而乾坤二卦何以各主一候邪蓋六十卦之中所謂辟者君也君主十二月中氣也子復丑臨寅泰卯大壯辰夬巳乾午姤未遯申否酉觀戌剝亥坤此十二卦主十二月中氣故乾坤居巳亥之位也以十二卦分配十二月孟氏章句也乾六爻具為陽一陽生於子而極於巳為六陽故乾居巳位坤六爻俱為陰一陰生於午而極於亥為六陰故坤居亥位也一陽生為復三陽生為臨三陽為泰四陽為大壯五陽為夬六陽為乾乾之所生凡五卦也一陰生為姤二陰生為遯三陰為否四陰為觀五陰為剝六陰為坤坤之所生凡五卦也乾坤雖分主乎一候而十二中氣皆乾坤之所生也不特此也六十卦可以配七十二候一卦六爻當一日六六三十六以之分配三百六十日可也京房推六十四卦直日悉是道也

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

風戒寒

此周語單子之言也按星圖角東方宿也八月日月所會之辰日月會于此宿時雨可以畢矣天根氐星本亦氐也駟房星也房星一名天駟也火心星也八月九月十月之間日月會于角氐房心之次故為雨畢水涸霜降戒寒之候也所謂見者非見於南方也乃以日月所會言之晨見於東方也日月常合朔於東方於合朔之時角氐房心之宿隨天左旋一晝夜而周遍與日月會於合朔之所故曰日在角日在氐日在房也合一行日度議

日躔 連前日度歲差說後一段亦同

一行既有日度議復有日躔議度與躔豈有異哉蓋日有度月有道言其大數也日躔有盈縮緩急月離有進退先後言其所經所歷處也離附麗也或曰相離遠之離也合而言之則皆於日月所行之所而見之也一行曰劉焯立盈縮躔衰術李淳風因之更名曰躔差凡陰陽往來馴積而變日冬至其行最急急而漸遲夏至其行漸舒舒而漸急急極而寒舒極而燠

得其中則兩暘之氣也（謂春分秋分）夫一行所謂日躔有舒急之異者何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冬至之時夜之所占度多日之所占度少度少則日短迫故曰其行最急也夏至之時夜之所占度少日之所占度多度多則日舒長故云其行最舒也春秋二分日夜停適故云其行及中也所謂躔衰躔差者或自急而漸舒或自舒而漸急或在乎舒急之中也以氣候之以景測之而求其盈縮之所加則可知矣一行曰以二十四氣晷景考日躔盈縮而密加于時蓋謂此也觀乎此則日度日躔似同而異矣（應劭注漢志曰日躔月離躔徑也離遠也臣瓚曰離歷也）

冬至日景有長短

日景長短其地不同一行詳之詳也（見天文志抄）地苟不易則二至晷景長短有常景或無常則合朔曆差而已一行中氣議曰比年景候長短不為由加時有早晏行度有盈縮也其晷漏側畧又曰日行有南北晷漏有長短然二十四氣晷景徐不同者句股使然也一行於是立為四徐反覆相求消息同率旋相為中以合九服之變又按宋元嘉十年何承

天以土圭測景知冬至已差三日其後劉孝孫以甲子元曆推算凡冬至之日常與景長之日符合然則冬至之景極長夏至之景極短地苟不易曆苟不差斯無異同之辨矣

黃帝合而不死名察發斂

此武帝議曆之詔也應劭曰言黃帝造曆得仙名孟康曰黃帝作曆終而復始故曰不死如名春夏為發秋冬為斂晉灼引蔡邕天文志曰名察斂發以行日月以步五緯臣瓚曰黃帝與神合契登仙故曰合而不死題名宿度候察進退即史記曰名察宿度之謂也當以蔡邕薛瓚之言為是

晦朔弦望章蔀紀元

東漢志曰日月謂之合朔日月相去近一遠三謂之弦（與日相近一分相遠三分則月形半成如弦之直也以一月論之近一分七日餘也遠三分二十一日餘也故上弦初七八下弦二十二三也）日月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日與月對望也）以月及日光盡體伏謂之晦（陰近陽則晦二十九三十日也）

天一晝夜而運過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行與天運周在天成度

在曆成日日周于天四時備成攝提遷次（攝提斗杓端所直之星也）青龍移辰（東方七宿）謂之歲歲首至也（冬至為歲首也日月初躔于星紀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十九年為章冬至在朔日也不必是甲子日也）至朔同在日首謂之蔀（四章為蔀七十六年也日首者甲子日所謂十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有辨在前）蔀終六旬謂之紀（二十蔀為紀千五百二十年）歲朔又復謂之元（三紀為元四千五百大數也即馬遷三紀之意）

【章】（章中 章月）

諸志並以十九年為一章之歲以一歲為十二中殊無異論有所謂章中者一年二十四氣其十二氣為中氣總計十九年之中凡得幾中氣也其會中統中元中並推此類算法其曰章月者總十九年之中凡得幾月也其會月統月元月並推此類算去此班志之所紀者然也其餘諸志又有章歲者合上元凡計幾千年就算凡得幾一十九年也（班志曰推天地終數得章數又曰推大衍象得月法等半是半非）

【蔀】（太史以七十六年為蔀）

【會】（太史公以五百一十三年為會）

東漢志以四章為蔀計七十六年也甲子朔旦冬至則為蔀首所謂至朔同在日首之謂也西漢志無蔀法惟有魯曆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為蔀首之語前志又有會月六者六千三百四十五月也計得五百十三年即太史五百年大變之說也三會而得統統即紀也紀一千五百二十年也九會而復元即四千六百一十七年為元也即太史公三統大備之意也餘見會歲解

紀

太史公以一千五百年為紀東漢志以二十蔀為紀計一千五百二十年也西漢志以一千五百三十九年為統統即紀也其數不同何也太史公言小變中變大變之綱也東漢志以章蔀實數推去則加多太史公二十年也班志除出閏月亦以年計之則又加多東漢志十九年大畧則同耳其晉志危炎以元法為演紀法唐一行以元法為演紀法是又當以元法推之與此不可同日語也其劉洪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楊偉以千八百四十三為紀法之類各以上元之數不同故紀法亦有

多寡之異也

元 入元百單六年為百六之厄四百八十年為陽九之會六八四十八也其時則有九年之旱太史公曰百年中變言其大數也邵氏皇極經世言堯湯水旱為天數以元會推之也

太史公以千五百年為紀三紀而大備是以四千五百年為元也東漢以四千五百六十年為元又以章部紀實數推之則加多太史公六十年也前漢志以四千六百一十七年為元者除出閏月亦以年計之則又加多東漢志五十七年 前志 又曰元歲之閏陰陽災經歲四千五百六十年災歲五十七年者謂五十七年為陽九六百也 注四百八十年陽九之會入元百卅六年有厄 陽九陽七陽五陽三陰九陰七陰五陰三皆災歲也除五十七年為災歲其經歲四千五百六十年正與 東漢志 一元之數同此太史公所因范曄論元法之正者其有變其法而求上元如劉歆三統自太初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一百二十七歲晉王朔之元法九萬七千年之類皆積筭以起曆耳非三紀大備之正數也 詳已見曆元說又義茇以元為紀一行謂之演紀劉洪謂之乾洪非推其數不同其名亦異矣

日法 以班志為相

班志 統母日法八十一分者黃鍾律長九寸九寸八十一分為一日之法此林鍾大族三統損益之數所自生故曰統母也又八十一章為一元元即統也八十一章自八十一分始故曰統母也一日為八十一分是一度為八十一分也東漢志日法四分晉志劉洪乾象曆日法四百五十七楊偉景初曆日法四千五百五十九凡此等類皆隨意立法以增減之耳大抵日法數多則為日度之密率也日法數少則為日度之約率也一行更日法為通法其歸一揆也

月法

班志曰 如日法得一則一月之數蓋日法八十一分也如日法而得一者三分日法而得其一是得二十七分也月行止二十七日已周天前 日月度餘數 其餘者為月餘此一月之日數也至於前漢月法則三千三百九十二唐戊寅曆月法則三十八萬四千有奇意者冬至一法以推之亦日法之不齊也

閏法 十九年為一章一章七閏終天地之數得閏法天數終於九地數終於十故十九年而會餘分之終窮置七閏也 **諸志** 皆同後志有餘朔即閏月也有中餘即中氣之餘也前志有滅沒者冬至前一日沒日也無分為沒一行曰古以中氣所盈為沒沒分偕盡為滅

會數會月會歲 **班固志** 會數四十七者 **蔡邕** 云日月八百九十三歲凡四十七會分盡此之謂也班志又云五十五為朔望之會以四十乘五十五之數得會月六千三百四十五實計五百一十三年也三會而得統實計一千五百三十九也統與東漢統法同九復而復元 實計四千六百一十七年也 復元復得元法也即歲朔又復謂之元之說也 **范志** 有部會元會晉志有會通會率大抵皆以冬至日月所會之次求之耳 又有通法者諸志立數皆不同一行又更日法為通法

周至 **班志云** 周至五十七三閏法得周至者閏法十九年為章也三箇十九

則五十七年也五十七年一甲子將周也

周天

范志宗訢議云元法定而後定日法日法定而後定周天則知周天以日法而定之也班志周天五十六萬二千六百餘范志周天千四百六十一晉志劉洪乾象曆周天二十一萬五千有奇姜岌三紀曆周天八十九萬五千有奇唐志一行更名周天曰乾實是當計其元法之多寡而求其日法斗分之不同可也

月周

班志曰月周二百五十四八章月加閏法得月周者閏法十九年為章也日一年一周天十九年十九周也月二十七日強一周天十九年二百五十四周也復會于端是為月周也東漢志月周千一十六姜岌曆月周三萬三千七百有奇或以章歲計之或以紀歲計之或以蔀歲計之也

通法

諸法並有通法立數不同李淳風麟德曆有總法一行曆有通法積歲如月分之數而後閏餘皆盡又曰以日法為通法其更變又不同矣

策餘

策餘者乾坤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班志筭日月五星之會而復於太極上元一陰一陽各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氣體之數以其餘者為策餘也班志一元凡餘八千八十一行大衍法總歲終沒分謂之策餘亦此意也一行又云乾坤之策為日度之準故策餘十有二中所盈也歲分曰策實氣策曰三元月策曰四象侯策曰天中卦策曰地中一行揲蓍以起曆故其策筭尤詳也

小周大周

天三木地四金以三乘四則四三十二年是為歲星小周也坤之策一百四十四以小周十二年之數乘坤之策一百四十四則是十二箇一百四十四也十二箇一百四十四則共成一千七百二十八年是歲星大周之數也故前漢志云五勝相乘以生小周以小周乘乾坤之策而

爲大周正此謂也金克木故以木三而乘金四是爲四三十二而得歲星十二年一周天之數謂之小周以小周乘坤而得大周之年數也熒惑六十四歲小周乘乾象則萬三千八百二十歲爲大周也土木相乘而合經緯爲三十是爲鎮星小周〻〻乘坤策則爲四千三百二十是爲鎮星歲數。金火相乘爲八又以火乘之爲十六而小復小復乘乾策爲三千四百五十六是爲太白歲數水星六十四年小復乘坤策九千二百十六歲大周皆周五行相勝則相乘也諸志並有小周大周特其所周之數不同由入元之年不同也

一行五星議

歲星自商周迄春秋之季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至戰國其行寖急及漢哀平閒八十四年而超一次因以爲常此其與餘星異也姬氏出於威靈仰之精受木行正氣歲星主農祥后稷憑焉故周人常閱其機祥而觀善敗其始王也次于鶉火以達天黿及其衰也淫於元枵以害鳥帑傳左氏 又其後也歲星之行於上而侯王不寧于下則木緯失行之

勢宜極於大運之中理數然也唐開元十二年二距西漢河平三年七
百五十年考其行度猶未甚盈縮則哀平後不復歲星漸差也春秋僖
公六年歲陰在卯歲星在析木昭公三十二年亦歲陰在卯歲星在星
紀三統曆因以為起一次之率考其實猶百二十餘年起一次近代諸
曆以八十年齊之或行速而用綫率故或差三次於古或差三次於今
一行因為歲星差合術且曰五事感於中而五行之祥應於下五緯之
變彰於上王者失典刑之正則星辰之亂行汩彝倫之叙則天事為之
無象當其亂行無象又可以曆紀齊乎故襄公二十八年歲在星紀而
淫于元枵至三十年始及陬訾之口超次而前二年守之其餘皆此類
也又曰五星留逆伏見之數表裏盈縮之行皆繫之於時而象之於政
不然皇天何以陰騭下民警悟人主哉近代筭者昧於象占者迷於數
覩五星失行皆謂之曆舛故校曆必稽古記註入氣行度上下相距反
覆相求苟獨異常失行可知矣
一行旣謂五星失行不可以曆紀齊觀五星失行者亦不可歸罪於

曆舛猶且詳為歲星差合之術（如損益率進退積之類）又參較諸曆五星行度數百事其故何也太史公之言曰五星失軌度則占又曰雖有明天子必占熒惑之所在是知五星遲留伏見足以驗政治之得失故古人詳為之法也

五星約法

晉志云羲炎所造甲子元曆五星據出見以為正不繫於元本然則算步究於元初約法施於今用曲求其趣則各有宜故作者兩設其法也嘗因羲炎之說而求之諸志論五星行度與小周大周之數遲留逆順之率令人目眩而心不領皆由元法積數千萬之遠故五星小周大周積算亦無窮盡也有能得其約法斯可以指諸掌矣

右日法月法會數通數之類不可悉紀每一曆名垂一法要其歸則一而已一行更積法（積算之法）曰演法更日法曰通法更周天曰乾實與夫班志以紀為統羲炎以元為紀其名不齊考論其實斯可矣邊韶之議曰數出於杪忽以成毫氂毫氂積以成方寸兩離既定日月離

行初行生分積分成度日行一度一歲而周故為法者各生度法法

有疏密兩科其歸一也斯言可以類通矣

總論諸曆

太初曆為張壽王所詆清臺課疏密而是非乃定徐禹治太初第一壽王下吏太衍曆為瞿曇撰南宮說所非靈臺校溥而當否始決（大衍曆頒行說等伏罪今侍御史李麟之等校之也）東漢曆元為馮晃馮光所駁熹平校議得失遂分（詔從蔡邕議邕等劾光晃之罪）此曆之方行而迭相詆刺者如是也太初曆是非既定而來淳以為後天四分儀式既備劉洪以為與天蹤闊班固謂三統最密而杜預以為疎一行獨指杜預之謬鄭元謂乾象窮幽極妙而韓翊指其失此曆行既久而遞相詆刺者又如是也其餘如祖暅之非何承天劉孝孫劉焯之駁張賓王孝通李淳風之譏傳仁均遞遞相非無窮已也要之兩漢之曆太初乾象其最也隋唐之曆皇極大衍其冠也雖更相是非而是非自有定論矣然則太初乾象皇極大衍之曆果能窮盡千萬年之數未及百年咸悉更變何哉杜預之言曰天行不息日辰星

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為月
不得無毫毛之差曆差始於毫毛積而失弦望晦朔不得不改憲從之
書欽天象易治曆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者也唐志曰
四時寒暑無形而運於下日月星辰有象而見於上二者常動而不息
一有一無出入升降或遲或速不相為謀（此一句害理） 其久而不能無差忒
者勢使之然也故為曆者其始未嘗不精而其後多疎而不合亦理所
當然不合則屢變其法以求之自堯迄于唐此曆所以未嘗同也杜預
唐志言與世而一事也是知立推步之法者求之千萬年之上以為上
元自謂無毫釐之差行之未十百年而乖違已見蓋數往者無所辨而
推來者有所遺也一行是非諸曆之得失其論甚備而唐志亦稱其立
法之密一行之言乃曰乾度盈虛與時消息告譴於經數之表變常於
潛遯之中則聖人且猶不質非籌策之所能及矣觀乎此則凡所以鈔
記者姑識其槩焉耳

曆有歲差之法

陰陽盈縮不齊不能無差故曆家有歲差法 明道先生文集

論堯夫立差法

曆家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落下閎作曆言數百年後當差一日其差理必然何承天以其差遂立歲差法其法以所差分數攤在所曆之年看一歲差著幾分其差後亦不定獨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裏差了曆上若是這理所以為多堯夫之學太抵似楊雄然亦不盡如之常窮味有二萬八千六百此非人所合和是自然也色有二萬八千六百又非人所染畫得亦是自然也獨聲之數只得一半數不行蓋陽聲也只是於日出地上數得到日入地下遂數不行此皆有理譬之有形斯有影不可謂今日之影却收以為今日之影 伊川文集

楊雄兼知法理

曆不能無差今之學曆者但知曆法不知曆理能布算者落下閎也能

推步者井公石公也落下閎但知曆法楊雄知曆法又知曆理文公

曆法先論太虛

曆法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黃道之差始自春分秋分赤道所交月道之差始自交初交中黃道所交日出入赤道二十四度月出入黃道六度黃道一周退前所交六十分度之一是謂歲差月道一周退前所交一度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分度之四萬三千五百三抄半積二萬一千九百一十五年而歲差周積二百二十一月及分一千七百五十三而交道周矣又節齋曰赤道紘帶天之中日道月道斜交赤道之內外其周圍長短與赤道無差而日月每日行度亦無盈縮言進退曆家欲求日月交會故以赤道為起筭之法以赤道度數而擬之黃道則日行有盈言焉以赤道度數而擬之月道則月行有遲退焉非日月之行真有盈縮進退也○文公

曆知三辰所在

曆是書象是器無曆則無以知三辰之所在無璇璣則無以見三辰之所在同上

曆差其來有漸

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來又差今比堯時似差四分

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却在斗同上

推曆各有所本

太史公曆書說是太初然却是顓頊四分曆劉歆三統曆唐一行太衍曆最詳備五代王朴司天考亦簡嚴然一行王朴之曆皆止用之二三年即差王朴曆是七百二十加去季通所用却依康節三百六十數

古今曆法不同

古今曆法各不同其閏法亦從而異秦用顓帝之曆水德以王天下以十月為歲首故遇閏年即閏九月而謂之後九月蓋取左氏歸餘於終之意疎得一統元曆紹興七八年間作篇中暗用紀元曆以統元為名

古今曆象惟推算得箇陰陽消長分界耳○分野之說始見於春秋時詳見於漢志並同上

曆之差因日食

器久必弊數久必差固也古人謂三百年計曆改憲是曆之改必三百之間可也歷觀前世莫有及者何其改之數也漢之曆四變而太初最

密不百餘年而差矣人皆歸咎於當去餘分而不去矣四分減之而非乾象增之而亦非何也猶有可言者太初之造馬遷定職之今以其書大餘小餘計之則古曆也非太初也何自矛盾耶唐曆卜三變而大衍最密不半太初之年而差矣人皆歸咎於日法之不分矣而繼大衍者推擬圖寫分而不能易者又何也抑有可言者大衍之法後不能易而王朴則嶄然自立一家雖失追急而不緩亦難矣其源流誰自且曆之起起於斗度而疎密多寡悉皆不齊冬至之日曆之所生也或以為在斗或以為在建或以為在牽牛或以為在女宿何耶曆之差差於日食而晉唐之間凡日之有食若聚訟然訖無中者則晦朔之間兆朒之微孰從而正哉宋朝之曆十餘變矣邇者復以差聞今曆雖成而主上以授時在璣衡為先務猶懼有闕令侍臣復驗之甚盛舉也蓋聞仁宗時以其曆而較之麟德曆大分餘者三十有奇小分餘者七十有奇今日之曆將縮之將衍之耶諸君其推之以易證之以律明之以春秋而裁之以太元為今日曆之本此星翁曆官事毋之毋畧

東萊文集續集卷終

群書考索卷二十四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刋行
縣丞管韶校正

○五行門

五行

漢五行志

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文王演周易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證漢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劉向治穀梁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攬仲舒劉向歆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以傳春秋著于篇○後漢五行志司馬彪作又晋五行志及隋大槩承襲漢志獨唐五行志云災異之學莫不指舉以為學及其難合則旁引曲取而遷就其說蓋自漢儒仲舒向歆皆

以春秋洪範為學而失聖人之本意至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戾昔箕子陳九疇初不相附麗而向為五行傳乃取其五事皇極庶證附於五行以為八事皆屬五行則至於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之類又不能附至俾洪範之書失其倫序。孔子於春秋記災異而不著其事應以謂天道遠非諄諄諭人君子見其變恐懼脩省而已若推其事應則有合有不合至於不合則將君子怠焉以為偶然而不懼此其深意也蓋聖人謹而不言故畧依洪範五行傳著其災異而削事應云。唐五行著災異而不言事應五代紀言人事而不著災祥但存之司天考以為有司所記。五代史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備予述本紀書人而不書天予何敢異於聖人哉其文異其意一也蓋聖人不絕天於人亦不以天參人絕天於人則天道廢以天參人則人事惑故常存而不究也春秋雖日食星變之類孔子未嘗道其所以然者云云故以其官誌之以備司天之考

一圖指傳之謬 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姧謀

木不曲直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說曰順之其福攸好德○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

火不炎上言之不從是謂不義厥咎僭厥罰常暘○厥極憂說曰順之其福康寧○治宮室治臺榭內淫犯親戚侮父母

稼穡不成視之不明是謂不善厥咎豫厥罰常燠○厥極疾說曰順之其福壽○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金不

從革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說曰順之其福富○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水不潤下

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蒙厥罰常風○厥極凶短折說曰順之其福考終命○皇之不極厥咎眊厥罰

常陰○厥極弱說曰順之其福考終命

一圖形今之意

皇極之建貌恭肅○言從義○視明哲○聽聰謀○思睿聖○木曲直○金從革○火炎上○水潤下○土稼穡○時雨○時暘○

時燠○時寒○時風五福皇極不建貌不恭狂○言不從僭○視不明豫○聽不聰瞀○思不瞀蒙○木不曲直○金不從革

○火不炎上○水不潤下○土不稼穡○常雨○常暘○常燠○常寒○常風六極

陰陽生水火

陽生陰故水先成陰生陽故火後成陰陽相生也體性相須也是以陽去則陰竭陰盡則陽滅陳節

金火木從類

金火相守則流火不相傳則然其類也○水遇寒則結遇火則竭從其所勝也同上

五行之相生

五行之木萬物之類也五行之金出乎石也故火水土石不及金木金木生其間也火生濕水生燥

五行之相得

木曰曲直既能屈而反伸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燃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清故水火相持而不相害爍爍反流而不耗也蓋得土之精實於火之際也土也者物之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陰陽為水火

水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麗而陰未盡也

五行自陰陽

陽變陰變而生水火木金土水陰盛故居右火陽盛故居左木陽稺故次火金陰稺故次水土沖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繫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而四時行焉太極圖辨

五行氣質

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文公

五行所生之序

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而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五金之屬皆

從土木旋生出來

五行循環相生

或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不是相生否只是陽變而助陰故生水陰合而陽盛故生火木金各從其類故在左右先生曰水陰根陽火陽根陰錯綜而生其端是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到得運行處便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又生水水又生木循環相生文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都是這箇物事文公

十是五行數

卦雖八而數則須十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陽便是二以二乘二便是數以四乘四便是八五行本只是五而有十者蓋是一箇便包兩箇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己金便包庚辛水便包壬癸所以為十詞

五行之序

論始生之序則曰水木火金土論相生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然水火

者陰陽變合之初氣之至精且盛者也故為五行之先水陰而根陽火陽而根陰故水又為火之先也有水火而木金生焉木華而踈金實而固故木金次於水火而木又為金之先焉土則四時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次五焉勉齋

群書考索卷二十四

續集

群書考索卷二十五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縣丞管韶校正

○禮樂門

禮樂

總論禮樂

仁者天性也義者天倩也人而不仁血氣之性也人而不義利欲之情也人惟有血氣利欲以亂其天性天情故聖人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反其不仁不義之習而後之仁義之真於以承天順地報本反始誠之至也於以敬親尊君反于閨門悌于鄉黨百慮無邪無體之禮也歡心各得無聲之樂也然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導情性後仁義者禮樂之本也玉帛牲幣鍾皷管絃者禮樂之文也典謨二禮所紀本與文並行歷代諸史所志類皆器數之末所謂本者容或知之猶未詳也今也考

論語志始末亦止及乎文之大畧而已細而節目別有司存大而本原

以俟君子

夫子志四代禮樂

孔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夫韶舞形容紹堯之意也周謂之大韶漢謂之文始唐謂之九功宋謂之元德升聞雖歷代取天下之异名作樂以取其功而韶舞大意至今猶存漢自武帝用寅正歷代相承雖取五行更王之義以為服色旗幟之尚而夏時終不可易也殷輅大輅也周謂之玉輅（見書注）秦謂之金根（殷有山車之瑞故車名乘根秦改為金根）漢謂之乘輿（見東漢輿服志云）漢謂之乘輿歷代乘之以備朝祭之儀周冕十有二旒前後邃延繅十有二就玉笄朱紘衮衣十有三章歷代服之以為朝祭之服夫子舉四代禮樂以告顔淵既為當時僭禮樂者之戒且為萬世不可易之制也然衮冕之外所謂大裘冕（無旒祀天）以與其諸餘冕自秦漢廢之而不用大輅之外所謂大駕鹵薄屬車八十一乘自秦漢遵之而益後漢儒正朔之辨未必祖夏時唐樂舞佾八佾之數未必似舜韶夫子亦

不保其往者後世為後心所奪也然則歷代猶存韶舞夏時殷輅周冕之大意者何歟大道所在歷萬世猶一日也

史記集經子為禮樂書

虞周之時夷夔之所分典大宗伯大司樂之所職掌見於書禮之所述者即禮樂書志也春秋以来諸侯越禮而去其籍大夫僭樂而歌雍以徹六經方作輒燔於秦秦之所謂禮樂集六國以為侈志於尊君抑臣而已漢因秦舊叔孫之禮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制氏竇氏之樂有司止能紀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夫如是安得有本書哉太史公作禮書畧述秦漢興定元因革之際而乃足之以經子之禮論其樂書畧序高祖武帝所自為歌詩而乃足之以六經之樂記(樂記出於魯淹中河間獻王獻之)自班馬而降東漢六朝隋唐迄于宋朝王史皆有禮樂志次第相承前後相襲止叙五禮六樂之舊文與夫輿服音律之舊式迭參旁寃時有因革初無大異特作史者姑掇拾以備諸志之一耳未必當時盡施用此禮此樂也史通譏切諸史志類類互見其以是歟(詳見于諸志姑存輿服舊式說)

班志以庠序為禮樂之原

董仲舒劉向漢大儒也其論禮樂教化必曰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又曰興辟雍設庠序隆雅頌之聲盛揖遜之容而已班固志禮樂之始也歷序武帝成帝不克用二子之原而終也嘉歎光武首立明堂辟雍顯宗躬行宗祀養老之事且謂威儀雖美而禮樂未具由庠序未設之故夫固與舒向論禮樂之原皆歸之庠序之教何也蓋舜命夔典樂教胄子周以大司樂治學政凡直寬剛簡祗庸孝友之德歌詠聲音諷誦言語之節與夫干戈羽籥射鄉享之儀上自朝廷下及黨遂皆有學以教之於是童而習之至于老死踐而行之不厭不倦者皆學校之功也夫人安得不為士君子之歸而禮樂達于天下矣周衰禮廢樂缺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子夏見紛華聞夫子之道二者心戰不能自決而況庸下漸潰於失教被服以成俗乎此太史公所以發歎也秦滅先代之教而漢直博士弟子員所致功令復以利祿之路誘之（詳見藝文志功令說）雖曰設太學致辟雍所養所教之科與虞

周異矣此班固所以歎建武永平之威儀雖美而禮樂猶未具也東都太學諸生迭相標致激成黨錮之患唐制由學舍之選者謂之生徒者未免乎科舉之累宋朝因唐制以取士自京師至州邑皆有學而禮樂之壞反自學校始由所習者皆場屋之文也禮義之地既為利祿所移禮闈貢舉又為刑名所禁欲以是為禮樂教化之原難矣

歐陽志論禮樂與刑政為二

禮樂為國之根本刑政為國之輔助也歐公之志謂治出於一則朝廷里閭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朝夕從事乎禮樂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治出於二則所急者簿書獄訟兵食而已故事物名數皆有司之事搢紳大夫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終身未嘗見也況欲識禮樂而被其化乎嗚呼歐陽可謂知禮樂之本矣然猶歷述隋唐之所承變正觀開元之所紀者與夫元和新儀曲臺新禮者於以見其具文而意不存也故凡有唐五禮之次第六樂之名纖悉備載猶未免效諸史之尤者豈以存諸一代之正史猶勝於藏之理官與律令同科歟

禮樂以成教化

禮樂所以成教化而兵制輔之當唐虞之時禮樂之官析為二兵刑之官合為一詳畧可見

禮書鍾律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緝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為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說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禮雖不行而士猶得以誦習而知其說熈寧以來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而博士諸生又不過誦其虗文以供應舉至於其間亦有因儀法度數之實而立文者則咸幽冥而莫知其源一有大議率用耳學臆斷而已若乃樂之為教則又絕無師授律呂短長聲音清濁學士大夫莫有知其說者而不知其為闕也須嘗考訂其說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詩書所載有及於禮者皆以附於本經之下具列

注疏諸儒之說畧有端緒而未就而鍾律之制則士友間亦有得其遺意者切欲更加參考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與起廢墜垂之永久使士知實學異時可為聖朝制作之助文公奏議

禮

禮總序

諸史禮志多按虞書五禮以吉凶軍賓嘉為次第然伯夷所典三禮即天地人是也蓋有天地而後有人有祖考而後有身故人之心必先敬乎神祇而身之居必先營乎寢廟下而匹士莫不皆然而況於天子之尊王公之貴乎今所編次自郊廟始而後及於朝廷鄉黨燕以三禮為宗所謂五禮皆在其中矣若夫歷代三禮圖其詳已見藝文志抄禮類所謂細而節目者也既有司存不復按圖而為之辨

歷代禮

四代各垂法而禮獨不著於象魏四官各有司而禮獨名以宗伯六官各有職而其書獨謂之周禮禮之為用大矣哉彌綸天地經緯陰陽藏

之人心著之天下不可以一官名不可以一事者蓋無一而非禮也三禮之典五禮三庸在唐虞尚矣夏商以來文獻不足至于成周經制大備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事為之制曲為之防至纖悉也故魯用周禮識者謂以其為未可動情末能周禮詩人謂以固其國夫何後世不知此或叔孫通定漢儀沿襲秦典不能致魯兩生固不足恨恠切通所制禮書凡二十篇所制刑書凡十八篇於刑為詳於禮為畧彼所職何事而顧為此耶大抵漢人輕禮重刑定律以丞相而主禮則以奉常刑書藏之理官而禮書亦録於理官其輕重之心於此可見通之為此也意其有所觀望而為之也后蒼所記徒顯學校之闕曹褒所定亦雜讖緯之言習儀禮者徒善為容談曲禮者指為狗曲彼將視禮為何物而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亦徒為之嘆息焉耳在漢則然則夫黃初之裁定朝儀太始之削除乖繆梁之裁成大典隋之著為五禮亦有不足論也唐之太宗慨慕古典周禮之書拳拳於乙夜之讀而約之以禮有魏證存焉而房杜諸人以河汾一流派禮樂之問汗淡無對使一代之典遂

為闕文雖曰正觀禮書凡一百三十八篇要之皆元齡所定未免率意
為之也于後有顯慶禮有開元禮有郊祀録禮同新儀曲臺新禮然求
之野者不知何人而聚訟之議亦徒自為同異而已嘗觀唐有孫昌嗣
者發憤行冠禮薦笏外廷而為寅笏知立者所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
快孑孫焉烏乎其冠禮也而唐人不能知何有於三千三百之儀焉宋
朝宗工鉅儒講明禮學三禮圖已進於聶崇義矣而祥道禮書思參用
焉開寶通禮既上於劉温叟矣而盧多遜之義亦兼取焉分門禮選作
於邢昺禮閣新篇作於王皡大常新禮慶暦禮儀作於賈昌朝宜詳而
詳則歐陽脩參稽歴代因革可也宜畧而畧則沈括等獨上明堂祫享
禮可也雖然此特其文耳文不足以盡禮或者觀之所施焉郊祀廢典
也而行於建隆耤田曠儀也而行於端拱明堂亦希闊之學也而行於
皇祐朝會有禮以千五條彈其大儀婚姻有禮而以五禮存其名數皇
乎哉掃漢唐之舊儀而去成周之成法於兹可見矣記曰禮儀威儀待
人而行誠非虛言哉

漢禮

叔孫通為漢制禮雜以秦儀其說以為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而古先聖王之制非所以施之於後卒使漢家之禮法度不立品式無章郊祀建而惑於天地分合之異宗廟立而疑於昭穆迭毀之說太學雅奉常之制明道遵王帶之圖上下相承風俗偷弊其所著為漢禮儀者又與律令同錄而藏於理官非復視以為禮豈能有美教民定民志哉且漢以古今之俗不同而時措之宜不得不然耶韓延壽守潁川一旦變告訐之風而為禮遜之教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百姓莫不遵依其教何古人之禮可行於一郡而不可行於天下歟高祖草創之初未遑他務然猶有可議者賈生論經制於孝文王吉明王制於宣帝此時而不為是終不可以反三代之禮也其後曹褒議定漢禮章帝授以叔孫通漢儀告以此制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褒乃推以五經讖記撰以天子庶人制度凡百五十篇不數月而奏之以夫百五十篇之斷以一人之見成於數月之間而推以讖記之言蓋不待見其書固已

知其紛駁而不純於古矣今去古浸遠而古禮之存於世者無幾有能博議而得之今日可乎其卒不可行於後世乎

郊祀分合不同

分祭合祭先輩辨之詳矣蓋合祭本之開元禮宋朝因之一祖三宗（太祖太宗仁宗英宗）合祭天地于圜丘惟真宗中年分祭于太山脽止（初年末年皆合祭于圜丘）神宗哲宗末年徽宗初年皆祀天而下及祀地豈合祭當天地之心而分祭不合於禮乎蓋古者一陽生而祀天一陰生而祀地皆一歲而再蔵事務誠尚質事從簡易不厭其為數也後世誠質不足而虛文有餘三歲合祭既為數怠而況於六年分祭其為疏怠抑又甚矣是知分祭固當如禮當如古者一歲再舉詳於正祀畧於虛文可也不然三年一郊必欲如後世之後費不如合祭乃其宜耳（詳見下段）

郊祭疏數不同

大舜歲周方嶽所至柴望周以冬夏至之日分祭天地質勝文也漢高以常三年一郊（見前漢郊祀志）至武帝遂為定制大駕鹵簿皆用秦儀文勝質

矣宋太祖太宗皆三年一郊惟太宗雍熙之元止淳化之四凡八年而後郊以星變也將南郊而彗星見宰相以問杜鎬鎬曰當祭日食猶廢祭謫見知此罷祀不疑從之八年之間日食者再真宗初年末年皆循常典惟中年以天書降東封西祀而後恭謝天地圜丘合祭之禮遂暫廢皆王丁諸臣以偽而亂常也仁宗四十二年非郊則明堂郊九明二袷祭祀恭謝二皆以三年一舉兼取郊以配天明堂以祀上帝之義遇災變則恭謝於內殿亦合春秋不郊之意變曆諸臣之力也英宗五年止於一郊其間惟濮議是講是冤神宗將郊而河决王安石以為大祀不可廢於是末年祭天圜丘而地祇不與宗祀明堂而餘祀悉罷皆非也熈豐大臣為得逃其責宣仁用變曆故事則合祭哲宗用元豐故事則分祭其是否不齊可知矣徽宗即位十二年始合祀地祇於是圜丘方澤明堂頻年蔵事始也既終也數王蔡之罪也是知人主職論一相必得其人三才安常百辟俱正苟非其人不徒人事不經而天地常祀亦從而變更矣人主之職不於此而致謹哉

移郊為明堂配享不同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禮之常也移郊為明堂天地合祭祖宗並配此禮之變也仁宗皇祐二年之詔曰明堂前代並用鄭康成王肅義說兼祭昊天上帝已為變禮祖宗三歲一郊即遍祭天地而百神髒不從祀明堂正當三歲親郊之期今移郊為明堂宜合祭昊天皇地祇奉太祖太宗真宗並配而五帝神州亦親享獻其日月河海諸神從祀悉如圜丘之儀遂以是年九月辛亥大享明堂嘉祐七年復以是月大享仁宗可謂過禮之變矣神宗凡再享明堂初享尤循皇祐舊典惟末年大享用新樂上以英宗配上帝而餘祀悉罷仁達乎禮之常曾不知移郊為明堂三歲一薦事天地百神皆不及祀而止祀上帝祖功宗德皆不以配而止於親禰其可乎是時王珪相蔡確章子厚並執政也馴至崇觀間冬祀圜丘夏祭方澤歲享明堂月班正朔制度宏傳煩文屢舉一歲再赦濫恩頻行天下不勝其弊而靖康之變作皆由常變兩失之也太祖初立四廟高曾祖考也郊祀則以考宣祖配太宗郊則以宣祖太祖並配真宗初郊以太祖太宗並配祥符中以聖祖降乃祀玉皇于朝元殿以聖祖太祖太宗並配仁宗時祀上帝以太祖太宗真宗並配循漢家尊崇高祖孝文孝武也神宗元豐中詔享明堂止以英

宗配徽宗詔仁祖神祖永祀不祧又詔自翼祖至于哲宗定為九廟而已祧者盡復又類西漢之末盡復毀廟也餘見後太廟二議說

郊丘明堂制度不同

於郊故謂之郊掃地而祭席用藁秸器尚陶匏聖人之意若曰天地大德備天下之物無足以稱之必尚質素乃足以示報本之意云耳不然過為繁縟祗所以為瀆也自漢泰畤有柴壇八觚其制雖非掃地之舊而後圜丘方澤皆有常度未為侈也其後大不變則在乎千乘萬騎繁文縟典而已惟明堂之制漢武帝汶上之圖出於方士唐武后神宮之號原於佞臣其後大異乎圜丘方澤之為矣按薛綜注東京賦曰於此頒教則曰明堂大合樂享射則曰辟雍司曆紀候氣則曰靈臺又按蔡邕論曰明堂即清廟也取其宗祀則曰太室取其四門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則曰辟雍其實一也又按唐顏師古議曰周明堂即路寢也四面有應臯雉門則是天子之常居也其青陽總章明堂太室及左右個又與月令四時之次相同或曰在國之陽或曰在國近郊始於孝經之傳大戴之說漢武有懷欲造溺方士之秘記啟後人之侈心也

禹因三者之說而參諸宋朝之制仁宗即以大慶殿為明堂誠合古意以之祀天頒政皆可也何必他求我徽宗政和五年詔建明堂於丙巳地至七年而始成其為侈大可知矣此皆蔡京變亂宋朝之家法也夫明堂所以感通神人帝堯土堦文王茅茨斯亦足矣知其不然設圖三晉神宮萬象猶無益也

郊丘明堂儀數不同

宋朝循唐制禁衛五重一親從官二天武官三御龍弓箭直四御龍骨朵直五御龍直其中謂之禁圍闌入者有罪車駕行幸肆祀則前驅清道外設仗衛如殿中儀至於南郊亦循唐制命五使宰相大禮使學士禮儀使太常卿鹵簿使御史中丞儀仗使為開封府尹橋道轉遞使太祖次郊始用繡衣鹵簿鑾輅行至闕門則行勘箭勘契之禮真宗行幸肆祀所至皆然夫既移郊為明堂明堂又在路寢則郊與明堂儀數有不同者特有內外之間耳而其所以同者曰齋戒曰陳設曰省牲器曰奠玉帛曰進饋食也祀畢則百官之賞典六軍之賜賚亦無不同也然則郊與明堂其大費既同則禁衛乃內外之常儀而勘箭勘契示出入敬謹之意云耳

移郊為明堂非為是也熙寧中以勘箭為胡法而去之崇觀徽行實兆於此元豐間太常玉輅舍其舊而新之工巧殊常珠玉極備元旦將陳於太慶殿忽墓壓墜木而碎之於是復乘舊輅紹聖間金明池龍舟亦舍舊而別制工麗有加於前是日臨幸大風晦冥池水盡波竟不能移跬步遂不復御乃知變更制度至于舟輿極矣天之示仁愛之戒亦昭昭矣大禮必簡能循祖宗之舊斯亦足矣何必更為哉宋朝郊祀用冬至惟太祖末年幸西京而郊用夏四月太宗末年以許王故用春正月皆非常典至大享明堂悉用九月上幸

封禪郊立明堂之意不同

封禪之君七十二君行之久矣於秦漢乎何尤盖古者封禪猶郊祀明堂示不忘本也自秦皇肆祀求仙而漢武慕黃帝祭封不死之說於是汜金檢玉祕記莫宣與郊祀明堂之意異矣宋太宗將有事泰山遇災而止敬之至也真宗封禪忘在沮獷夷之慕安吾民之生仁之發也與秦漢侈心不可同年而語也夫日月星辰陰陽五行之精英體著於地象成於天下有庶民則上有繁星上有五星列宿則下有賢人君子常

王之尊配德天極王侯輔弼亦應三公五諸侯此人之所以與天地鼎立為三才者形體精氣實相貫通也秦皇漢武不自知其身之尊猶天極然而登封降禪外求神仙不老之術是豈知麗乎形數者天地猶有晦明日月尤有盈昃而況於人乎人之形數雖有終窮而實未嘗終窮者其精英變化猶秋冬歛藏而春夏復榮也知乎此則居易以俟命即神仙也何必外求哉

天地神祇位號不同

經言蒼天昊天旻天上天者取四時之氣言之也曰青帝赤帝白帝黑帝者以五方之色言之也自緯書出於漢鄭氏遂以青帝為靈威仰赤帝亦白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黑帝叶光紀又為六天之說以昊天上帝為北辰耀魄寶而五帝皆屬於太微於是唐天寶中尊崇道教天帝皆有位號未幾而范陽之變起宋朝政和中上玉皇后土尊號其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曆含真體道玉皇上帝地曰承天效法厚德元天后土皇地祇未幾而靖康之變作乃知天地之大德本不可名而況以尊號瀆之乎雖然舜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

于山川遍于群神者毋不敬也祀典之不可廢者毋不舉也祭固不可以數而煩亦不可以疏而怠也

秦時南北郊議論不同

漢武祀天於甘泉祀地於汾陰人皆以為非成帝從康衡之議而復南北郊人皆以為是然泰時嚴祀大風壞竹宮拔時中大木以百數帝以問劉向向言甘泉汾陰及雍五時始立皆有感應非苟營也又言陳寶宋光直祠之祥自秦至漢興不廢皆祖宗與賢臣所共定至尊至重難以疑說正也夫衡向皆儒者而所言之異如此果孰是孰非也盖神明無往不在初無彼此之間敬心存焉不以後没禮皆可也古者聖人不輕舉亦不輕改者有其舉之不可廢也所可廢者如後世所謂淫祠也如其至尊至重當如劉向之言不必過於異論

六宗辯釋不同

六宗者日為陽宗月為陰宗五星五行之宗辰次列宿之宗北斗辰次之宗北辰衆星之宗也舜既類上帝則六宗其可以不禋祀乎如昔者

圜丘之制既列上帝之位則日月星辰斗極之次各得其所也夫上帝六宗皆天也故又謂之天宗山川群神皆地也故曰地祇歸格于[藝祖]用特告祖廟也是天神地祇人鬼皆可得而禮也然六宗之說數十家或主祭法以為泰昭祭時坎壇祭寒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韋昭以為除其天地於上遺其四方於下中取其六而言之非也昭於是取地數六之說以社稷等祀是也不知社稷之外以何祀足之而為六乎又望于山川得非地乎遍於群神社稷豈不與乎顏師古於是主乾坤六子之說是八方亦遺其二也韋昭說見東漢志師古說見西漢郊祀志注或主三昭三穆之說以去而告廟歸而格祖也曾不知去而告然後類于上帝可也不應先類而後告也然則[漢唐]諸儒不知其幾入而六宗之說不及日月星辰斗極何也蓋古者合而言之曰天分而言之曰帝類者各因其方之色而祭之也合而言之曰星辰分而言之曰北辰北斗五星列宿十二辰也自鄭康成釋經見書注見唐志又以北極太乙紫微為昊天上帝而又以五帝為太乙之佐故後世儒者不復列北辰為衆星之宗也夫子

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愚敢以聖言爲證（元魏禮志以六宗爲六天之神亦拘鄭氏六天之說也）

太乙九宮貴神

秦郊四時禮八神（中齊地神八山）漢初祠黑帝𡸁九靈星又以梁巫祠天地晉巫祀五帝秦巫祠社荊巫祠司命（文昌第四星祭法七祀一日司命主督察三命）凡天巫祠九天（鈞天蒼天昊天高天成天昊天赤天炎天陽天是也）大司命靈星𡸁九皆天星也皆有祠焉而況於北辰天極之尊乎漢天文志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也（即第二星也赤明者是也）旁三星三公也武帝時或曰五帝太乙之佐也公孫卿符以黃帝登仙之事遂其太乙祠壇即甘泉泰畤也（以上見前漢郊祀志）唐謂之太清紫極宮宋朝謂之太乙宮然皆與原廟隣者唐祖玄元宋朝祖黃帝聖祖之像存焉故祖宗神御皆奉安於此也此雖出於方士而天極一星昭昭也唐天寶中又用田同秀之言而立九宮祠者按黃帝九宮經其神太乙即天極一星也又其神曰攝提曰軒轅曰招搖曰天符曰青龍曰咸池曰太陰曰太乙多北斗左右前後之星所謂貴神也又曰其星天蓬天猷

天內天衡天輔天禽天心天柱天英者今術家類能言之與天文志雖有異同凡曰天星不可誣也如司命司中之類歷代以為當祀尊而敬之可也狎而瀆之不可也鄭康成以北辰為耀魄寶新唐志所以非之者以其名不經且近乎瀆非所以尊天也

天下宮觀祠祀

宋太宗作崇政殿祠太乙宮將封泰山以文明殿災而止於是終太宗之世無所作為仁宗作受命寶建太乙而玉清昭應宮災文德殿成而是夜禁中火於是四十二年惟災異之聞而無大工役真宗作玉清鴻慶景福宮建天慶元符會靈太極祥源觀皆起於天書之瑞徽宗建帝鼎寶籙萬壽宮改大覺真仙寺院悉為宮觀皆起於豐享豫大之說善乎李公沆之為相日奏四方災異蓋慮宮室禱祠之事興也不然則木征降而致靈州之敗王黼方獵擒而致女真之師童貫外寧必有內憂又非止宮室禱祠之事而已人主其可須刻忘儆戒之意乎

太社太稷

天子有太社祀用仲春上戊戊屬土也社至用石壇方五丈諸侯半之土數五則土宜五尺准陰之二數宜方二尺方其下以象地體剡其上以象物生埋其半以根在土中本末均也至人間之社則各以其土之所宜木所謂以松以栢以栗也社壇四方其土各隨其方之色惟中央用黃而覆通冐以黃土者象王者覆被四方也大社帝社也籍田王社也以王為言别於諸侯也王社在籍田中載芟云春籍田而祈社稷是也稷壇在太社壇之西其贅與太社同而不備方色所以異於太社也此唐神龍中韋叔夏引韓詩外傳言此制也於是准令用孟春吉亥祠后土以勾龍配至開元定禮配神農於壇而以后稷配又按漢書郊祀志漢興已有官社未立官稷於是復立官稷所謂立漢社稷也以夏禹配官社平水土也以后稷配官稷粒烝民也光武中興不立官稷唐以來社稷為中祀天寶升為上祀祀用太牢然則社稷分合其義孰當愚謂土爰稼穡其本一也社為九土之尊稷為五穀之長稷生於土分祭合祭皆可也祭主乎誠而已誠苟不至分祭何益宋太祖糊名考太社

祝文文稱宋天子某大祝持板進於神座之右西向讀之皇帝盥洗並
如圜丘之儀仍奉俎跪奠可謂誠矣至矣唐故事見會要宋朝事見類苑至仁宗嘉祐間河決侵太社太稷壇是則太社太稷分祭而人間之社則合祭而為一耳祭法曰王為群姓立社曰太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與韋叔夏之言畏而實周

籍田先農

宋朝太宗親耕帝籍仁宗祀神農于壇乃就耕位則知籍田之中有王社明矣祀先農於王社則用正月吉亥者上辛祈穀于上帝亥後於辛三日即於是日親耕也唐開元中上封事者言月令八月日月會于壽星為列宿之長請每至八月社日祀壽星于太社壇遂設壇並祭角亢七宿又升日月五星為大祀列宿為中祀天子皆申拜禮唐舊儀注立秋後辰日祀靈星即壽星次祀夫耕籍田祀先農先蠶不失為重本之意能如漢文帝有減租之實則又勝於開元之虛文能如東漢馬后之躬儉練衣則親蠶之義在其中矣

臘蜡五祀

宋朝火德王火墓在戌故建隆初即以戌日為臘而蜡百神祀社稷享

宗廟同用戊日今春秋二社乃用上戊者何也盖蜡百神祀社稷享宗廟者乃十二月臘享也與春秋二社正祀不同唐以土德王故臘享用辰土在辰故也五祀者户竈中霤門行也春屬木木為肝月令則曰祭先脾夏屬火火為心月令則曰祭先肝中央土土為脾月令則曰祭先心秋屬金金為肺月令則曰祭先肝惟冬屬水祭先腎之言相同其他所屬皆相違何也

風伯雨師雷師

唐天寶以前風伯雨師為小祀天寶四載升為中祀五載又祀雷師與雨師同壇共牲別置祭器仍令諸郡置風伯壇於社壇之東雨師壇於社壇之西各稍北三數十步其壇卑小於社祀風伯用立春後丑丑近箕星次也祀雨師用立夏後申申近畢星次也天子申拜禮別撰樂章今州縣祀與亦然盖因唐制也又開元中有興慶池龍壇正元中祭五龍壇元和中孟夏行雩禮遂幸興慶宮祠龍堂隨有感應盖龍致雷雨皆神物也今所在皆然

嶽瀆山川

武王伐紂所過名山大川稱周王而自名唐武德親祠華嶽舊儀上祝版御名北面再拜謹遣謁聖聞有司言天子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於禮有再拜之儀其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天子無拜公侯之禮正元中裴瑱奏禮記云非其臣則荅拜鄭康成注云不臣人之臣也星辰嶽瀆是天地之後官人君不得而臣之也故開元禮祭嶽瀆禮文皇帝稱名又云謹遣於義有必拜之文遂復中拜禮從舊禮因郊祀望祭嶽瀆天寶始有遣使祈福之祀至德中加號東嶽天齊王西嶽金天王中嶽中天王及諸嶽瀆全公之號宋朝復加天齊王為帝是五帝天地人皆有之矣

每歲常祀

九朝事略帝紀所載惟郊丘明堂封禪親享太廟親耕帝籍祕置諸宮觀乃特書知每歲正月上辛祈穀于圜丘又祀感生帝立春日祀青帝於東郊祭東方嶽瀆海鎮之類四時凡七十二祀並不書者皆有司行之非天子親舉天禮也考之唐會要亦然正元中太常卿齊抗奏每年

大小中祀先七十其四立二分二至臘祭其用一辛古亥者蓋謂節氣也其後寅後申後亥後丑等日蓋謂星次也氣行有時星位有次含或定用日或用辰不可改移宜依舊制其有別禱祭即是太卜擇日爲故典又按東漢禮儀志注正月上辛祀南郊注引尚書丁巳用牲于郊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皆可接事昊天之日然則古今所用以祀神之日皆有據也今所論者皆一代體大事重者也如其備文而不親者皆舍焉

群書考索卷二十五

續集